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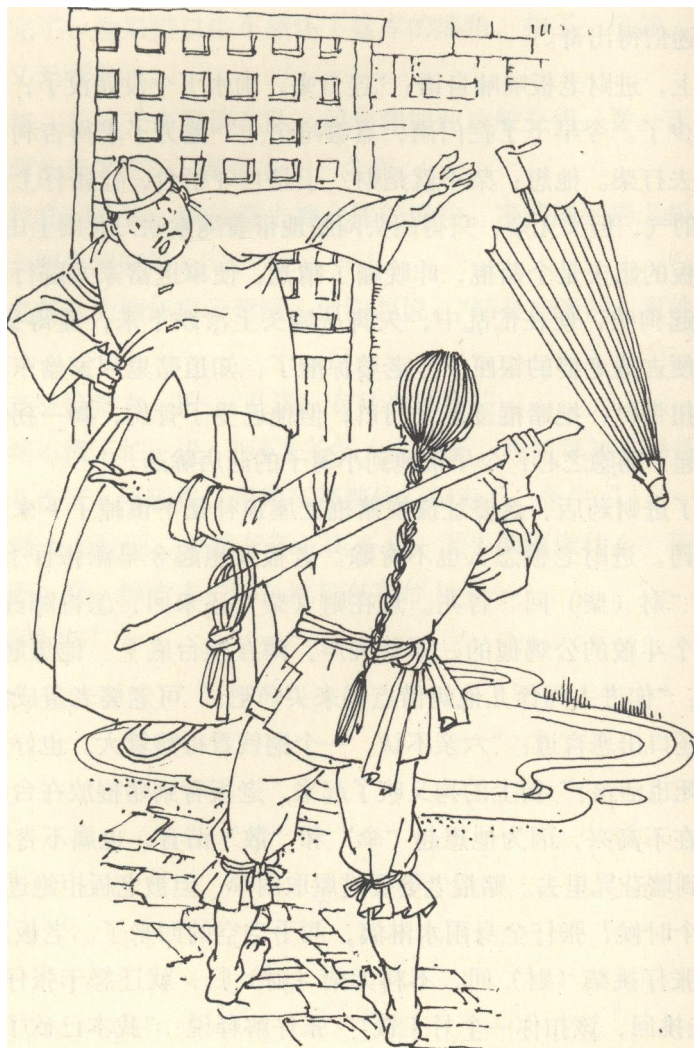
张仔戏老板

南樵 搜集整理

清朝同治年间，南康进财药店老板兼开布店和杂货店，家财万贯，但刻薄奸诈，又迷信得出奇。

一天早上，进财老板喃喃自语：“连日来，雨水下个没完没了，到店里买药的定是稀少了。今早下了拦门雨，真够呛……”他为了求得吉利兆头，便叫伙计张仔去打柴。他想：柴不就是财？于是自守柜台，让张仔上山。张仔因常受老板的气，但又无奈，只得闷头闷脑地带着绳索砍刀冒雨上山去了。

却说老板的姐夫是个赌棍，昨晚输了精光，便窜进富家大院行盗，因绊倒一跤，引起狗吠，便在忙乱中，失脚从墙头上滑跌下来，撞得头青面肿。回到家里，便去撬老婆的银匣子。老婆惊醒了，知道赌鬼回家偷东西，不由分说，便连扭带打，把赌棍逐出大门口，但他已受了骨伤，脚一拐一拐的走路，老婆才起了恻隐之心，今早带他到小舅子的药店赊药。



他们到了进财药店，老婆扯慌说赌棍上屋顶补瓦不慎掉了下来，要赊两服跌打镇痛药。进财老板怎么也不肯赊。老板又想起今早派张仔上山打柴，无非是图个“财（柴）回”吉兆。现在财

(柴)还未回，怎肯药散财呢？赌棍这时像个斗败的公鸡似的，不敢吭声，蹲在柜台底下。他想起一句话，才对老婆说：“你进去问侄儿他妈借点钱来买药吧。”可老婆老羞成怒，转身撑伞想走，还口出恶言道：“六亲不认，一个铜钱看得簸箕大。也好！由他自作自受，痛死也活该！”街上的狗又吠了起来，老板看到赌棍放在台柜上的雨伞，心里实在不高兴，因为他想起“伞”和“散”谐音，也属不吉利，便急忙把雨伞扔到墙旮旯里去。赌棍老婆要进屋取雨伞，但被老板拒绝进门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张仔全身雨水淋漓，两手空空的回来了。老板见了更是恼火。本想张仔挑柴(财)回，不料无柴(财)归，就迁怒于张仔，骂道：“你没有把柴挑回，该扣你一个月工钱！”张仔解释说：“我本已砍了一担柴，但过桥时，压断轿板，跌进河里，柴被水冲了，现在只顾得有命回来，就算大吉利市了。”老板见张仔说出缘由，才不太计较。但眼珠一转，又狡诈地说：“平时你爱唱歌，现在唱一首给我听听吧。唱得对，免罚；唱不好，双倍罚！”张仔便唱：“雨淋我张仔，水推东家柴(财)。桥板不争气，东家要破财”。老板很不满意，便要又罚扣工钱，但估计到张仔会争辩，老板还想要张仔再唱，唱个好的，将功赎罪，便说起赌棍的事情一来，叫他唱一首骂赌棍的歌。张仔唱道：“恶狗汪汪吠你(你)姐，你姐怜夫无药除。死佬出厅未合盖(合棺)，转头问你罗丝遮(私伞)”。老板听了，更是怒不可遏，匆匆地回屋取出雨伞向赌棍扔去：“快滚！都给我滚！”